

张震
讲故事
图书系

张震

惊悚故事集

第1季
牙印



YZLI0890125632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震
惊悚故事集

张震

藏书
YZLI

第1季

牙印



YZLI0890126532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震惊悚故事集. 1, 牙印/ 张震著. —哈尔滨: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7

(《张震讲故事》图书系)

ISBN 978-7-5319-2953-6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8404 号

牙印 张震 著

项目总监: 赵力 张立新

责任编辑: 郜琦

特约策划: 小静

特约监制: 高学森

营销推广: 莱鑫文化

封面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8 号楼 (邮编 150090)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装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印张: 7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版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319-2953-6

定价: 25.00 元

如有残损 随时调换 (印刷厂电话: 0451-82342231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前言

张震讲故事，一段飘忽不定、忽隐忽现的咒语。
从来不需要想起，因为它被封锁在最深的心底；
永远也不会忘记，因为那传说中的恐惧流在你的血液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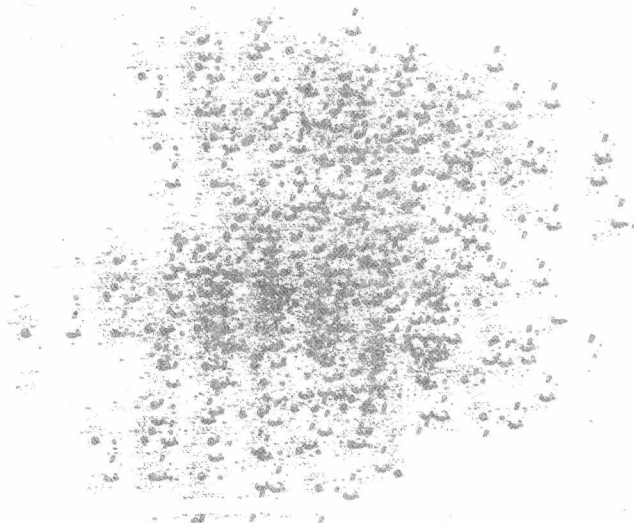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关于张震的恐怖传言，就像黑暗中的幽灵释放的善意，此举充满着欢快的想象力。

想象力，一个优雅又玄妙的词汇，成就了张震讲故事，成全了张震的创作，当然也成全了你一次次的惊悚之旅。

一定是这种方式，让那些可怕的阴谋、可恶的陷阱、可疑的灵魂在你面前排山倒海；让那些神秘的力量、命运的狂想、际遇的魔爪在你的世界翻天覆地；而你，总是能侥幸逃脱，沾沾自喜。

这就是张震制造。

这个为你设下圈套又让你有惊无险的人，不知你是憎恶还是感激？



“下面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……”

一段新的故事开始了，一段新的历程和结局。小心每一个文字，它会在你不经意间把你拖进去。

也许，你还在嘲笑自己的无中生有，然而，却在一切如常中警觉地呼吸。

这就是恐惧，总是让你在未知中权衡，最终，信与不信都将是恐惧的又一次开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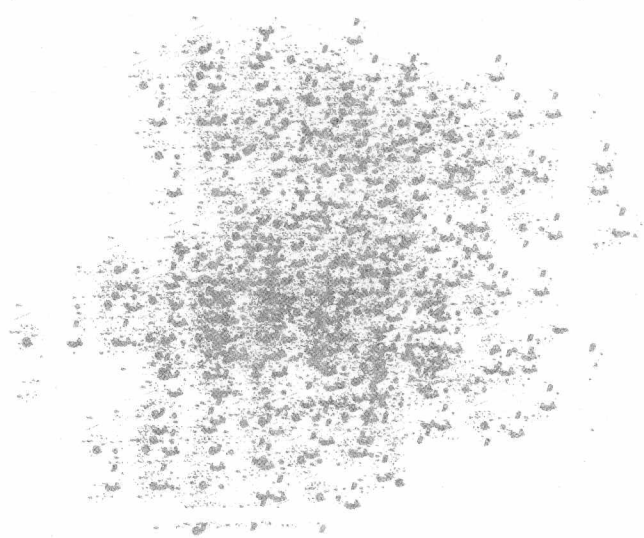
我是张震，让我与你共赴一段旅程，你不介意吧？

张震

2011 年秋

目录

牙印	1
鞋带	6
绿色光碟	12
阁楼	16
木栅墙的后面	21
剪刀	31
弱点	39
蜡笔画	49
临死之前	60
理发	63
杀猫	67



报 复	76
噩 梦 里 的 结 局	103
两 份	141
内 衣	148
清 扫 工	158
请 不 要 画 我 的 脸	164
倒 数 第 二 排 的 第 三 个 座 位	171
不 在 场 的 证 据	178
围 脖	191
杀 人 计 划	197
鬼 柜 子	205

牙印

有一次，几个公司里的同事周末去郊区玩。吃完晚饭之后，大家坐在一起闲聊，这时有人提议讲一讲以往真实经历过的鬼怪现象。于是以那个人为开端，大家都像模像样地讲了起来。但每个人讲到最后，不是沦为粗制滥造的恐怖笑话，就是惹来一番耸人听闻、故弄玄虚之类的奚落。可是，当最后一个同事讲完他的经历之后，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说话了。

那是一个刚加入公司的同事，他是这样讲的——

我和我的女朋友是从高中的时候开始相恋的。我们的感情一直特别好，后来虽然不在一座城市念大学，身边又都不乏追求的人，但我们从来都没变过心。

我女朋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毛病——咬人。每当在一起的时候，凡是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，她总是搂住我，冷不防在我身上的什么地方咬上一口。当然，生气的时候也会咬，只是力气更大一些。虽然她每次都咬得很疼，疼得我放声大叫，但我从来没生

过她的气，相反，我觉得她那个时候的样子特别可爱。

大学毕业一段时间后，我争取到了一个去国外进修的机会，要在国外待三年，我女朋友还是在国内的公司上班。

临走的时候，我们都特别伤心。尤其是她，不夸张地说，简直到了悲痛欲绝的程度。我只有不停地安慰她，说三年时间很快，现在通讯又这么发达，我们每天都可以通电话，还能在网上见面。可是任凭我怎么说，她的悲伤都丝毫不能减少，没办法，最后我只有陪着她一起哭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之所以那么伤心，是因为她那时已经知道自己患上了绝症。

她一直都瞒着我，也坚决不让她家里人告诉我，说就算我知道了也不会对她的病情有帮助，只会徒增我的焦虑。

我在国外待了一年半之后，终于有了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机会。而早在我回国的一个月之前，我的女朋友已经离开了人世。

我没法形容我听到那个噩耗时的感觉。不是有句话——像天塌了一样吗？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天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觉得一切都塌了。我恨我自己，我太粗心了！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我女朋友已经不能说话了，而她妈妈就在电话里骗我，说她因为工作压力太大患上了抑郁症，正在治疗，医生不允许她受到外界的打扰，电话也不可以接。我想，听到那些话的时候，如果我的脑筋再转一转，就能识破那个谎言，那样就算放弃一切我也会用最快的速度赶回国内和她见最后一面，可现在我却只能见到她冰凉的骨灰！

那些日子我就住在我女朋友的家里，睡在她的卧室，感受着曾经与她肌肤相亲的被褥和枕头。我女朋友的爸爸死得早，她又

没有兄弟姐妹，家里就只剩下了她妈妈一个人。我对他妈妈许下重誓：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，就像对亲生母亲一样对她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躺在我女朋友的床上，又拿出了她的影集，翻看她的照片，抚摸她灿烂的笑脸。把影集放回抽屉的时候，我忽然又在抽屉里发现了一张照片。我猜那张照片一定一直都在那，压在影集的下面。因为每次看完影集之后，我都是擦着眼泪匆匆把影集放回去的，所以才没注意。

那张照片是扣着放的，我拿出来，翻过来，顿时惊呆了。

那是一张我女朋友穿着病号服的照片。

自从我回到国内，我女朋友的妈妈从来都回避跟我谈起女儿生病时候的模样，这张照片终于让我明白了她的良苦用心。虽然我非常讨厌一个词：脱相，但我不得不说，我的女朋友已经完全脱相了。她躺在病床上，瘦得不成样子，眼睛深深地凹陷下去，头发也已经所剩无几了……我问自己：那真的是那个曾经依偎在我身边，与我耳鬓厮磨，活泼美丽的女孩吗？可真的，那就是她，我确信。因为她的神采依然没变！她还在笑，笑得那么灿烂，两排牙齿——曾经在我身上留下无数印记的牙齿——依旧雪白！

我拿着照片奔进她妈妈的房间，哽咽着问：“妈妈，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”

她妈妈看了一眼照片，眼泪立刻流了下来。她叹了口气，对我说：“还是让你看到了，本来因为怕你伤心，这张照片是不想给你看的。那是她生病期间唯一的一张照片，也是她最后一张照片，是在临走的前一天拍的。当时她已经非常虚弱了，话也说不出，对我比画了好半天我才明白她的意思。她是想照张相，留一个永远的纪念，我就赶紧去找相机来，拍下了这张照片。”

这回变成了我和她妈妈一起哭。哭了一会儿，她妈妈把照片从我手里拿过去，看着她可怜的女儿，说：“你看，她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了。我总不忍心看这张照片，每次看到，心里就像……”突然，她妈妈不动了，也不再继续说下去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我问她。

她僵在那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“到底怎么了？”我慌忙追问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慢慢抬起头，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非常奇怪，在震惊中似乎还有一丝恐惧。然后她又低下头，继续去看那张照片。

我看见她拿着照片的手在不住地抖着。

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懵了。我把照片从她手上拿过来，一眼不眨地盯着看，可看不出任何异样。

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她的情绪似乎平稳了一些，轻轻地对我说：“没什么，可能是我记错了，你去睡觉吧。”

我问她：“您记错了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她说，然后就再没说话，只是冲我摆了摆手，让我回去休息。

我知道，异样一定就出在那张照片上，所以回到卧室后我又看了半天，可还是看不出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。我就只好收起照片，睡觉了。

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忽然觉得我的胳膊火辣辣地疼。我抬起胳膊，你们猜，我在我胳膊上看到了什么？

对，是一个牙印。

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心都要跳出喉咙！并不是因为害怕，

而是……是……激动！没错，我瞪大眼睛看着我的胳膊……那真的
的是一个牙印。是我非常非常熟悉的、曾经无数次印在我身上的
的……我女朋友的牙印！

那天晚上，当我再一次看那张照片——我女朋友的最后一张
照片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她妈妈会有那种举动。

我看见，在那张照片上，我女朋友的嘴根本就是闭着的。她
没有张开嘴笑，我想她当时一定已经没力气笑了。她只是安详地
看着镜头，闭着嘴，并没露出她雪白的牙——那才是那张照片本
来的样子。

后来那个牙印就印在我胳膊上了，或者说，长在了我身上。
你们知道，咬在皮肤上的牙印过一会儿就会渐渐淡下去，直到消
失。可是这个牙印却永远保持着刚咬上去时的样子：清晰的椭圆
形轮廓，真切的牙齿咬痕，皮肤牢牢地凹进去……其实胳膊早就
不疼了，只是我的心还时常隐隐地痛。

讲到这里，那个同事把上衣脱下来，又挽起T恤衫的袖子。
这时大家都看到，在他左臂的肱二头肌的旁边，有一个清晰的
牙印。

鞋带

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。

那时候施敬缘是农业学院的学生，毕业前，为了完成论文，通过系里的联系，他去一个小山村做实地考察。

那地方很偏远，当时的交通也不发达。施敬缘那天清晨从学校出发，火车、汽车、马车都折腾了一遍，最后又坐了摆渡船，走了一段崎岖的山路，才终于在晚上七点多到了那个村子。

村长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，已经接到通知，在家里恭候着大学生。吃过晚饭，简单洗了洗，施敬缘就在村长给他腾出的屋里睡觉了。

半夜时，他被一阵狗叫和敲门声吵醒了。

有人喊：“村长，开门……”

然后堂屋里传来趿着鞋子的脚步声。

施敬缘爬到窗前，看见月光下，村长正和一个人在院门口说着什么，接着，村长返身快步走回了屋里。

施敬缘来到堂屋时，村长正系着衣扣匆匆出门，见他出来，村长憨憨地笑笑，说：“吵着你了，大学生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他问。

“没事，回去睡吧，四爷爷过世了，他家人请我去系鞋带。”

“请您干什么？”

“系鞋带。”村长认真地说，见他还愣着，解释道：“是我们这的规矩，人死了都得系鞋带。”

“什么是‘系鞋带’？”

“就是……没工夫了，四爷爷家里人等着呢，回来给你说。”

“要不，”施敬缘忽然来了兴致——人死了，还要“系鞋带”——他央求村长，“让我去看看行吗？反正也醒了。”

“快点穿衣服，该磕头磕头，该下跪下跪，路上说。”村长告诉他的。

小路凸凹不平。四爷爷的家人用手电在前面照路，后面，村长小声告诉施敬缘——

“‘系鞋带’是我们这‘送人’的规矩……最大的规矩。人过世了，穿好衣服之后，要穿寿鞋。这种鞋你怕是没见过，是有鞋带的，但跟活人用的鞋带可不一样，很粗。家里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来，把两只鞋的鞋带系在一起，在中间打一个死结。这一来是为了让过世的人看起来尊重，就是你们城里说的……遗容。二来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是为了让他能安生地离开，免得有什么放不下的，再回来走动。按我们的说法，咽了气并不能算真的走了，系上鞋带才算。在设灵堂、上香、祭拜……所有事开始之前，首先要系上鞋带。今天晚上走的这位四爷爷是咱们村年纪最长的人，以往村里有人过世，都是请他去系鞋带的。这回老人家走了，他

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，这不，就找到我这个当村长的了。”

说话间，他们已经来到了四爷爷的家。

房子很宽敞，有些冷，灵堂还没开始布置。四爷爷躺在里面的炕上，已经换上了金黄色的大襟寿衣。七八位四爷爷的家人神情肃穆地或站或坐在屋里。

施敬缘看到，老人脚上穿的，就是那种村长给他讲了一路的带鞋带的寿鞋。

村长走到四爷爷的榻前，瞻仰了片刻，和屋里人打过招呼，说着些安慰的话。

施敬缘一直站在门口。他从来都不害怕死人，但不知怎么搞的，一路上村长说的那些话总令他心里隐隐发毛，尤其是那句“咽了气并不能算真的走了，系上鞋带才算”。

他又朝四爷爷的脚上看去……那是一双黑色面、金黄色帮的鞋，鞋帮在灯光的照耀下闪着金丝金鳞的光。鞋带是银白色的，很粗，就像村长说的，跟活人用的大不一样。鞋带顺着鞋面垂下来，像在等着一双手给主人打上永远的句号。

这时施敬缘听见村长说：“我给老爷子系鞋带了。”

话一出口，满屋人都跪了下去。施敬缘也跟着跪下了。村长缓步走到正对着四爷爷的脚边，弯下身，轻轻抚了抚四爷爷的双脚，然后拿起两边的鞋带，聚拢到中间，开始慢慢地打结。村长目光凝重，神情肃然，在手指缓动之间，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油然而生。

屋里响起了低低的哭声。

施敬缘知道，按村里人的观念，系上鞋带，人就真的走了，再也不能回来。他看见村长的脸也在抽动，鼻翼一鼓一鼓的，双手有些发颤，但还是能看出他手上的力道丝毫未减。他正在认真

地完成着他的使命，给那鞋带打上一个结实的死结。

那一定是复杂的心情，施敬缘想，既有不舍，也有让逝者永不回头的决心。毕竟已经阴阳相隔，多少眷恋也不能改变这个结果。他忽然想起刚才来的时候，村长对他说，以往村里有人过世，都是请这位四爷爷去系鞋带的。要亲手完成那么多令人心痛的割舍，真不知道那老人是如何做到的。

这时村长已经系完了鞋带。四爷爷的双脚严严地并在一起，死结挺立在双脚之间，好像一把白色的锁头。村长直起身，擦了把眼泪，对众人说：“四爷爷走了，咱们磕头吧。”说完，他走到众人中间，跪下，冲四爷爷哀戚地喊了声：“四爷爷，您老走好！”哭声顷刻间大了起来。在村长的带领下，众人都悲怆地以头触地。

跪在门口的施敬缘也跟着磕了三个头，直起身时，他才发现其他人还都趴在地上哭着。

就在这时，他忽然愣住了。

他觉得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闪过了他的眼睛。他转过头，又向炕上的四爷爷望了过去……没错，他刚才动过一下！

是他的脚。

那双脚已经不再像刚才那样并在一起了，而是呈“八”字形向两旁分开着！

“村长……”施敬缘失声叫道。

哭声停下了。

所有人都惊讶地回头看他。

“怎么了？”村长慌忙地问。

“你看……四……四爷爷的脚！”他磕磕巴巴地说。

大家循声看去，然后再没了哭声，然后是彻骨的安静，然后

有人开始慢慢向后面蹭……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带着哭腔说：“鞋带折了！老天爷……这是什么意思？四爷爷……还有事情没交代完吗？”

村长到底还是有些紧张，但他迅速镇静下来，看了看众人，粗声问道：“是谁给四爷爷办的寿衣？”

“我。”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怯怯地说。

“不是我说你，”村长瞪着他，“你知不知道这是大事？挑的时候怎么不好好看看？现在你爷爷的鞋带折了！这……”

“都怨我！”男人一脸愧疚，转头冲着四爷爷说，“爷爷，您老人家别生气，我给您把鞋带接上。”说完，男人跪着爬到四爷爷脚边。可他把手抬起来，刚要伸过去，忽然停下了。

他转过脸。

“村长，你来。”他低声说。

村长走过去，然后施敬缘看见……村长的眼睛瞪大了！

“这……我……到底是……”村长嗫嚅着。

“怎么了？”众人问。

“不可能。”村长说，“鞋带没折，是……我打的结开了，可我打的明明是一个死结！死结怎么能开……”

哭声再次响起来，刀子般划破了小村的夜幕。

四爷爷的双脚静静地分开着。

鞋带垂下来，“死结”好像根本不曾存在的传说。

所有人都在哭，包括村长，仿佛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掏空了大家的脑子，唯有哭声才能平息这场“灾难”。

跪在门边的施敬缘紧张得要命！他没想到第一次来参加这系鞋带的仪式就遭遇了这样的事，他后悔死了没用村长家的大被把